



# 父爱无言

都说父爱如山,也有人认为,这世上最难读懂的情感,便是父爱。他会在责骂你做错事时,内心暗自自责;他很少当面表扬你,但你始终是他最大的骄傲。尽管大多数父亲在同学们成长中更多扮演着“配角”,但这从未稀释血浓于水的亲情。他用无言的爱,默默为同学们守护着一片星辰大海!

## 爸爸的另一面

河西区梅江天津小学六年(10)班 赵冠一

上周六中午,窗外蝉鸣黏稠,爸爸拽我上阁楼。

“别总看电视,帮我把几个纸箱归置下。”天热我懒得动,他便推我后背,一步步往楼上走。

阁楼闷如蒸笼,灰尘在阳光柱中飞舞。挪开一摞旧书,我掀开一个大纸箱,一把旧吉他躺在底层。琴弦锈成蚯蚓模样,琴身漆面斑驳,琴颈缠着红绳。

我举起吉他晃了晃:“这破玩意儿还留着干吗?”爸爸正擦汗的手悬在半空,眼神也变了。

他蹲下身,用指腹轻擦琴头的积灰,动作慢如触碰随时会碎掉的东西。他低声说:“老伙计,原来你在这儿啊。”嗓音软得让我起了鸡皮疙瘩,与平日催我“快写作业”“快去睡觉”的腔调判若两人。

我从箱底翻出一本泛黄的相册,爸爸指着一张说:“看长头发的那个,我当年可是校园歌手。”照片里的青年瘦高,穿着破洞牛仔裤,抱着一把吉他站在舞台上,台下黑压压的人头。我抬头看他现在的模样:T恤贴着隆起的小肚腩,鬓角剃得发青。他摸了摸自己短短的头发,笑道:“你奶奶为我留长发这事儿,数落了我三天。”

指导教师:杨媛

## 月光里的设计图

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六年(2)班 范琦赫

月光从窗外淌进来,在电脑屏幕上汇成一道银亮的河。那张改造图的落地窗区域,写着“儿子的房间”。

搬进新家的第一个周末傍晚,夕阳铺满客厅,可我攥着试卷皱紧了眉头。下周就要期末考试了,最后一道应用题算了两页草稿纸,数字像缠成一团的乱麻,我越算越觉得脑子嗡嗡作响。

我冲进书房,连声喊“爸爸”。他只“嗯”了一声,脑袋几乎钻进电脑里。屏幕上显示的并不是工作表,而是一张新居改造图:落地窗被黄色圈起,标注着“采光最优区”,旁边画着书桌和书架。

“这道题我不会!”我把试卷拍在键盘上,声音发颤,委屈像拧开了水龙头,一股脑往外涌。爸爸吓了一跳,喃喃地说:“等一下,我忙完再……”“就知道你的图!”我气愤地抓起试卷,狠狠摔上房门,房门“哐”地合上的瞬间,爸爸好像说了什么,但我没听,只留他一个人愣在电脑前,影子被夕阳拉得又长又淡。

接下来,爸爸在我房间里进进出出。他拿着卷尺从窗台量到墙角,尺子拉得笔直,又蹲在地上挪书桌,灰尘扑了一脸,呛得他轻咳两声,只用袖子蹭蹭,

“后来怎么不弹了?”爸爸没急着回答,拧动了几次生锈的调弦钮,终于流淌出了旋律,是《光辉岁月》。他跟着唱起来,平时在家,他也总爱哼这首歌。

唱到一半跑了调,爸爸咧嘴笑了笑。灰尘在旋律里飞舞,像星光落在他肩头。眼前的这个人,好像不再是平时那个对我事事严厉的爸爸了。

“后来有了你。”他拍拍琴身,声音轻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。他没看我,只望着窗外那朵云,“买唱片的钱,慢慢变成买奶粉的钱了。”我顿时心里一酸,原来这个催我起床、检查我刷牙的男人,为了我把吉他和梦想一起锁进了阁楼。我一边整理纸箱,一边在心里理清了一件事。

爸爸把吉他轻轻放进我手里:“暑假我教你,学会了咱俩合奏。”我抱它入怀,像抱着一个从未谋面却又无比熟悉的少年,木头的温热透过背心渗进来。

当天晚饭时,爸爸依旧念叨“吃饭别磨蹭”,依旧问我“今天读书了吗”,但这些督促声里,分明还藏着一把锈迹斑斑的老吉他,和一个跑调却从未走远的青春,正安静地等着和我合奏一首歌。

指导教师:杨媛

然后冲我笑,脸上沾着灰,像只大花猫。

我闷头做题,故意不看他,心里像堵着一团湿棉花,笔尖在草稿纸上戳出小洞,划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

夜里起来喝水,看见书房还亮着灯,门缝里透出橘黄的暖光。那道题我还没完全想通,想问问爸爸到底管不管我,便推门走了进去。

可我还没说出口,目光先落在了屏幕上的改造图:落地窗区域标注着“儿子的房间”,旁边写着“台灯:暖光护眼”“书桌高度:75厘米”,连书架都分了“常用课本”和“课外书”。看来,爸爸费尽了心思!

我胸口猛地一撞,之前的生气、摔门的冲动,全碎成细密的愧疚,像潮水漫上来,堵住了喉咙。我轻轻环住他的腰,脸埋在他带着汗味的后背,手指攥紧了他的衣角。

爸爸顿了顿,慢慢转身,温热的手掌轻轻摸着我的头,温柔地说:“爸爸想让你每天醒来都能看见太阳,写作业时眼睛不费力……”

我靠在爸爸怀里,窗外的月光和屏幕的光交织在一起,像一层薄薄的暖纱,柔柔地裹住我们!

指导教师:王雪



杨丽莉绘

## 那张折着的诊断单

和平区耀华小学

五年(5)班 时一凡

上周末傍晚,爸爸牵着我的手从超市往家走。

走到楼下,他把购物袋和钥匙递给我:“我有点事要办,你先上楼写作业。”说完转身出了小区大门。

我攥紧钥匙,心里却像偷了蜜——爸爸不在,妈妈还没下班,终于能痛痛快快地打几局游戏了!冲进家门,甩掉鞋子,光着脚扑进沙发,平板电脑熟门熟路跳进手心,指尖已经点开了游戏图标。

玩了一会儿,我有点心虚,怕爸爸突然回来,便用电话手表拨了过去。那头很吵,夹着广播声,爸爸嗓子像砂纸磨过:“有什么事吗?”“你啥时回来呀?”我故作漫不经心:“还要过会儿,你先写作业。”挂断后我彻底放心了,窝进软垫,任由游戏的音效和欢呼填满客厅。

窗外光线由橘红变作深蓝,我抬眼看挂钟,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拇指悬在退出键上,却顿住了。脑中两个小人撕扯起来:一个喊“作业还没写”,另一个挠着心尖“再玩一会儿”。贪玩的小人赢了,我又重新点亮屏幕。

可刚过十分钟,门外忽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,我像被烫到似的弹起来,慌忙把平板塞进抽屉,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口,深吸一口气才打开门。

爸爸的脸色比暮色还暗,眉头紧锁,额角挂着细汗。我小声叫了声“爸”,他“嗯”了一声,低头换鞋。我赶紧转身溜进卧室,翻开作业本,笔尖悬在纸上,心跳得像擂鼓。

爸爸走进来,平时他总先查作业,今天却只揉了揉太阳穴,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:“作业写完了?”我低着头,耳朵发烫:“都……都写完了。”他没再多问,慢慢脱下外套,步子沉甸甸地挪向房间。

我站在客厅,心虚得不敢去看,却瞥见桌上搁着一张折着的纸。展开一看,竟是医院的诊断单,上面写着“上呼吸道感染,建休三天”。原来,他说的“有事要办”是一个人悄悄去了医院。

这一刻,我的脸像被火燎过。我转身跑进厨房,接了一杯温水,端到爸爸身边。他正闭眼躺着,手搭额头,身子微蜷。我把水递过去:“喝点水吧。”他睁开眼,接过杯子,嘴角露出笑容:“谢谢儿子。”我鼻子一酸,喉咙像塞了棉花,什么话也说不出口。

我悄悄握紧了爸爸的手,和回家时一样,不想再松开!

指导教师:张诗愚

## 掌心里的丸子头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

六年(6)班 王美凝

聚光灯下,我高举双臂,头顶纹丝不动的丸子头传来暖意。

掌声如潮水涌来,我却想起爸爸滚烫的大手。那双大手为我撑过伞、修过玩具,却从未碰过发丝。

上周六,妈妈出差,而我下周一要比赛。攥着梳子对镜,长发散如野马拢不住。我正发愁,爸爸察觉到了我的苦衷:“明天我帮你盘头。”我吃惊:“你会?”他搓搓手:“试试看。”

当天夜里我去厨房喝水,路过爸爸房间,门缝透光。见他竟对着一团拖把布条,手机播放着盘发教程。他笨拙地捏起发卡,对布条反复别进、弹出,念叨着“斜插四十五度”“卡住发根”。我差点笑出声,蹑手蹑脚地离开,只当他是白费功夫。

次日清晨,爸爸把发胶、新卡子、发网摆好,搬来椅子让我坐下。他拿梳子蘸点水,一小绺一小绺慢慢梳。遇到打结处,他手指僵住,像拆缠乱的丝线,一根根捋开,指尖微颤。我偷看镜中,他眉头紧锁,嘴唇抿成线,我屏住呼吸不敢出声。

扎马尾时,他左手拢发,右手握梳从额前向后刮。可左边拢住,右边又滑脱,急得他额头渗出细汗。我提醒:“攥紧些!”他深吸一口气,猛地加力钳住发根,总算抓住马尾,却耷拉在后脑勺。

他重新再来,抹上发胶,用梳子细细抿平碎发,终于扎出高而顺滑的马尾,紧贴头皮,利落如丝缎。镜中的我精神一振!

盘丸子头才是真折腾。他把马尾拧成麻花辫儿,绕头顶转圈,可手一松就散开了,反复三四回,手指僵在半空。我急得直喊:“拧紧后先用卡子别住根部!”

他按紧发髻,斜插卡子,手一抖弹飞了,咬住下唇换角度横穿,终于卡稳第一枚。再补几枚交叉成十字,发髻不再松动。

套上发网,收口压在底部,沿边缘一圈圈锁死。他后退两步歪头打量,又补两枚卡子在侧边,才舒了口气。我对着镜子转圈,发髻虽不如妈妈盘得圆润,却牢固得碎发一丝也没逃出。

此时,爸爸的白衬衫领口洒出汗迹,手指沾满晶亮发胶。他忐忑地看我:“能过关吗?”我鼻头一酸,使劲点头:“特别好看,比妈妈盘得还结实。”他笑了,嘴角高高扬起。

掌声早已退去,我抱着二等奖奖杯站在舞台边缘,望着台下用力挥手的爸爸。我头顶的“丸子”依旧牢固,仿佛还留着他掌心的温度,从清晨洒满阳光的客厅,一路暖到此刻的聚光灯下。

我视线模糊,捧着奖杯,一头撞进爸爸怀里,他粗糙的手掌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,掌心滚烫的温度,和昨天清晨一模一样。

指导教师:王欣桐

投稿邮箱

jwbxiaozuowen@126.com